

“还有盐汽水不?”

正午时分,党群服务中心门口,环卫工老张问了一句。站长从冰箱底层翻出几瓶,递过去。打开瓶盖的一瞬间,伴随着“嘶”的一声,清凉气息扑面而来。“盐汽水不冰——吮没力道”,这句上海话歇后语,道出了冰镇盐汽水的精髓:开瓶那一刻,二氧化碳在口中炸裂,甜咸交织的滋味瞬间驱散暑热。

这种熟悉的饮料,夏天里在上海的街道服务站、工厂车间、建筑工地随处可见。它默默传递着清凉,也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对于老一辈上海人来说,盐汽水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情感寄托。那时候,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父母从工厂带回来的盐汽水。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那么对上海人来说,盐汽水无疑是夏天的“白月光”。

时光倒流 70 年。1955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报》上,一则通知引起了全国工厂的注意。劳动部、卫生部 and 全国总工会联合发文:“各地应该特别注意认真学习苏联在通风降温方面的先进经验……对于在高温车间工作的工人,应供给盐汽水或其他清凉饮料。”新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盐汽水。钢铁厂的炉前工、纺织厂的工人、玻璃厂的吹制工……各行各业的产业工人开始喝到了国家免费供应的盐汽水。

然而,最初的配方却让工人们皱起了眉头——太咸了! 1934 年苏联政府颁布了《关于供给高温车

小学班主任闻老师善将二十四节气当作教科书之外的“百科全书”加以传授。当年懵懵懂懂的我们还识不了多少字,但经老师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跟着摇头晃脑念起节气歌、节气古诗来。直到今日,我仍能背诵罗隐的“立春”开篇《京中正月七日立春》和杜甫“雨水”之日挥就的《春夜喜雨》。

双管齐下。念节俭是文戏,而孩子们更欢喜的是民俗活动的武戏,尤以斗蛋最令人神往。

由我们班级在全校首创的斗蛋大赛一年两次。立夏是夏赛,秋分为秋赛。男女分组,鸡鸭蛋分类。我妈妈编织的蛋套又长又大,里面装了一个鸡蛋外加一个鸭蛋,挂在脖子上特别显眼。全班唯我两类全赛。第一次参赛,裁判哨一响,我急于旗开得胜,使出全身的蛮力将蛋拼命往前顶,不过几秒钟的工夫,咔嚓两声响,两只大拇指用力过分,竟自残压碎了自己的宝宝蛋,好不懊恼。老师请我坐一边细细观赛,好不容易才悟出一点道道。原来斗蛋斗的其实是“智”,宜“巧”不宜“蛮”。历经三年磨练,才过关斩将,赢得心醉的桂冠。发奖仪式上,老师请我谈谈获胜感言。我吞吞吐吐想了老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斗蛋,使我永远记住每年的立夏与秋分。

而今,天地人合一的中国节气大文化,正在全球崭露头角,神采飞扬。

火热的夏天,在远隔重洋 13000 公里外的华盛顿特区的西北角,女儿从韦斯特兰中学顺利毕业啦!

毕业典礼放在另一所高中的演出礼堂里。下午 5 点半,离目的地还有两个小路口,车子已经开不动了。壮汉老爹们一个个脑门上汗涔涔的,但毫不妨碍他们清一色的挺括浅色衬衫,领带、胸花、偏亮色系的西服。妈妈们妆容精致,身着礼裙,手捧翠滴滴的鲜花,仿佛等一会儿给自己的毕业献上,是庆祝从哈佛、MIT 毕业的无上荣光的鲜花! 这满仓满谷的仪式感,让我小小震撼了一下。

跟电影院一样的大礼堂,居中的前九排位置学

生们落座,余下的家长们自行觅座。先是老师们感人肺腑的寄语,学生代表发言,接着给优秀毕业生颁奖。首先是学科全 A 的,台下山呼海啸般的尖叫、热烈鼓掌、口哨,还有扭舞。再是颁奖给:壁球网球棒球橄榄球……一样的山呼海啸,鼓掌,尖叫。再有:国际生中的优秀代表……一个个孩子盛装上台,跟老师们握手、拥抱。女孩多身着纯白色的高腿礼裙,男孩们学老爹,西服领带黑皮鞋,像《那些年》歌词里所唱的: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临末环节,也是最大的一个环节:学生们一个接一个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与台上的老师们握手、拥抱。这可是两百多个毕业生呐! 我想

一瓶盐汽水的时光回溯

徐 凡

间工人以盐汽水的规定》,要求工厂每天为每个高温作业的工人提供 4 到 5 升含盐量为 0.5% 的盐汽水,并且制造汽水时必须使用二氧化碳,用以预防“热射病”。但苏联来的配方过咸,工人们喝不惯。直到一位国内专家改良配方,减少盐分、适量加糖,才让这种饮料真正流行开来。

其实,以前的上海人,对咸味汽水并不陌生。《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刊上的屈臣氏广告中,常能见到“梳打咸水”的字样。早在 1899 年,《新闻报》记载中法元记大药房出售的多种“荷兰水”口味里,已有“咸水”这一款。

那时的上海滩,西式汽水已经相当普遍——1853 年创办的英商老德记药房,1892 年成立的正广和汽水公司,都在生产各式汽水。1876 年的《沪游杂记》更留下生动描述:“夏令有荷兰水,柠檬水,系机器灌水与汽入于瓶中,开时,其塞爆出,慎防弹中面目。”这里的“荷兰水”其实就是汽水。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不少从荷兰引入日本的产品被冠以“荷兰”字样。

究竟是谁发明了这种能让瓶塞“爆出”的技术呢?

要追溯汽水的历史,我们得回到 18 世纪的欧洲。1767 年,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利兹市一家啤酒厂工作时,意外发现了制

作碳酸水的方法。五年后,他将这一发现整理成论文进行发表。有趣的是,碳酸水最初被视为一种药物。这一点可以从英国工业家马修·博尔顿 1794 年写给达尔文的信件中得到印证。随着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到 1820 年左右,碳酸饮料的产量大幅提升,制造商们还在其中加入了矿物质盐等各种风味,使碳酸饮料的口感更加丰富多样。碳酸饮料在民间流行开来。

再往前溯,人类对盐水的认识,是非常悠久的。

虽然古籍中没有专门的盐汽水配方,但中国的医书中就有了盐水的记载。清乾隆刻本记载:“以温水调食盐略咸,一大碗,令儿服之。”《本草备要》说盐能“咸入肾而主骨”、“咸润燥而平泄肺”,《神农本草经疏》描述了用凉水加盐治疗“绞肠痧”。

古人虽不知电解质为何物,却已经掌握了补充盐分的要诀。这种经验,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人类跟随动物寻找卤水泉以获得体内所需要的盐。这种对盐分的渴望,刻在生命的基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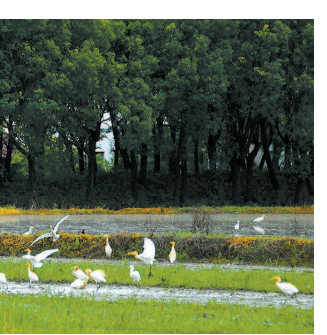
从动物的本能,到老祖宗的经验,从西方的科学,再到苏联的工厂,最后加上本地改良——你手里这瓶盐汽水,见证了人们对清凉与健康追求,也承载着从远古盐泉到现代工厂的漫长旅程。

所以啊,下回你开一瓶盐汽水的时候,听到那声“嘶”,尝到那口甜咸,不妨也停下片刻,品味一下这段跨越时间的味觉故事。

里昂的宣传口号非常有趣——ONLY LYON。盎然里昂。无法取代,独特之至。

里昂位于阿尔卑斯山西北部,罗讷河和索恩河交汇处。罗讷河阳刚,源于阿尔卑斯山冰川水;索恩河阴柔,发源于弗日省维奥梅尼勒。两河汇流,生成了里昂平和从容的风度。里昂丝绸和纺织业源远流长,被誉为“欧洲丝绸之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国际都市。居民对法语不灵光的外国人报以善意鼓励。还记得当年我来此教授粤语,一开始用英文上课,到了学期末学生有点不专心,我一阵批评之后,学生居然笑着提醒我:你看现在你的法语多溜,都可以说我们啦! 有一位曾在此任教、目前居于巴黎的老师和我说,她甚至觉得此地的女子更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柔美,和巴黎女郎大不相同。



白鹭伴耕 沈卫平 摄

其用心大抵是:不能只让优秀分子们上台露脸,人人皆是大主角,在这个毕业季的夏天! 快念到女儿名字时,我们做了分工,我负责录像,妻子负责掐点拍摄精彩瞬间的照片,还有:拼尽咱一腔老肺的肺活

毕业季的风

朱常峰

量,喊出女儿的名字,跟着全场尖叫、尖叫、再尖叫!

出了礼堂,女儿心心念念几位对她特别关照和爱护的老师,要去合影。尤其是向我多次提起过的科学课老师 Lappat。Lappat 眼里盈满着浅泪,说孩子有多么棒、充满了不

在大学班级微信群里,第一次知道李宏伟是写诗的。“诗风纯真旷淡,浑然天成。”也爱踢球,游泳,跑步。豪迈又细腻,这跟他留给我的印象对上了。

7 月 15 日上午,央视做导演的上海籍同学陈真,倡议发起了上海同学追思会。那是宏伟的三七祭日。2023 年夏天他来上海,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双眸发光,微笑醇厚。在餐厅告别之时,步子有力地走近我:“你写影评,也给我呀。”他已在《光明日报》副刊部的领导岗位上退休了,但仍是一如既往地热情。

翻开同学的合影,过往的,现在的,他总是在笑。笑得纯真,笑得豪爽,笑得生气勃勃又满含情义。上苍将这样的笑容镶嵌在一张张的集体合影里,像是为我们全体暗暗注入这样一颗仁厚“班心”。他是我们班级的秘书长,简称“总秘”。毕业 30 周年的上海班聚,女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要跟李总秘合影。他也笑吟吟地配合,将自己变成了拍摄留影的“不动背景板”。那时,他的笑容平静里有一丝丝的骄傲。无疑,他是一位绅士。能够以他的善良、厚道、情怀与才华,来聆听、宽慰、解困无论哪位处于低潮期的女同学。但与他更要好的,是无数的男同学。同寝室的,非一个寝室的,北京的,上海的,全国各地的。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但他总是倾其所有,组织北京同学聚会,也热情招待来北京的外地同学。”追思会上,有人说。

重新翻开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 80 级毕业四十周年纪念珍藏版《1980,我们这一届》,读李宏伟的《北京当年的聚会》一文,朴实无华的文字,坦荡随性的心胸,记叙着他毕业之后,如何被分配进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秘书处,住的地方特别宽敞,很快成了北京同学经常来往的地方。“毕业第一年,我的工资是四十六块钱,由于同学来得太多,手头很不宽裕。国管局有个值班室,由办公室的人轮流值夜班,值一天有一块钱的补助,我就和秘书处一个北大 79 级的同事商量,由我们俩人承包值班室。对我们来说,承包值班室就是下

作为美食之都,里昂世界闻名。来自此地的保罗·博古斯(Paul Bocuse)是法国名厨,享有米其林三星评级超过半世纪,被誉为“世纪之厨”和“美食教皇”。博古斯出生在距离里昂不到 10 公里的小镇柯隆居欧蒙多,于 1946 年开始在里昂一家米其林三星饭店当学徒,开启了厨师生涯。1990 年,他在此开设了保罗·博古斯酒店与厨艺学院,位置就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附近。而名为 Bouchon Lyonnais 的小馆子则是里昂老城的一道亮丽风景。Bouchon 在法语中意思是瓶塞或交通阻塞,指的是过去的小酒馆老板会在门上插的树枝或麦秆,表示这里可以吃喝,现今已成为里昂家常酒馆的代名词。

里昂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文化历史。1921—1950 年,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接待了来自中国的 473 位男女学生,培养出一代代重要的学者、译者和政治人物。这段历史值得了解研究。这次故地重游,其实就是参加里昂三大中文系组织的主题学术会议。和老中青三代学者重访中法大学遗址,不胜感叹。在李欧梵老师回忆录《我的二十世纪》里,有一章专门记载他的欧游经历,其中写道:他在

同学。所以今年 4 月我们闺女过生日时,三家的孩子齐聚,欢声笑语切蛋糕。可短短两个月后,却要各奔西东! MacDowell 一家因爸爸工作调动,就要转赴堪萨斯州,开始新生活了。我们,也将要奔赴温哥华开始高中生涯。

毕业季,又是分别季。师生情、友情、同窗情,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这些美好的、醇厚而深切的、岁月铸就的情感,起初它悠悠地来,又忽地被按下了暂停键,这一切,是不是过于残忍了? 可是成长啊,哪能逃得脱些许的残忍! 期冀孩子们把最美好的情感贮存在人生路途的坛中,酿出最清冽甘甜的人生的美酒!

班后在值班室睡一觉,反正两个人也没别的事,保证有人就行,每个月还有十五块钱的补助,而其他有家的同事,就省去了在单位值班之苦,皆大欢喜,所以领导很痛快地答应了。”最多的那次,他这儿聚了有三十多人,不但有同学,还有同学的弟弟,同学的表妹,中文系的师妹等等。来人多且杂。“大家也没啥事,又没到吃饭时间,就分成几拨在那儿聊。国管局传达室的人还专门跑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三十多人的一餐,就是在国管局的食堂,也会把那个月十五块的值班费,给吃光了吧?

现在的人会很好奇,这些人聚着,吃着,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 以何凝聚? 想来,诗歌,文学,酒,校园情,梦想……漫无目的,又主旨鲜明:青春,就是那闪闪发光的漫无目的,那率情尽兴的生命挥洒。

如果能够挽救宏伟的生命,我相信,我们 93 人的这个班级会再次成功地募捐。就如同,我把

我们班的影像大师任家瑜做的视频,发给旅居意大利的素素看后,她所说的:“我们班的同学真的是重情又长情。”

第一次看到,用豆包做的视频,平面照片上的人会动起来。完全地栩栩如生。那一瞬间,许多人都都会流眼泪。我们在怀念着一位特别优秀的同学,影像使他永生。我们也重新走入了生命唯一一次的青春,往昔永驻。我们流下眼泪,还为了心疼宏哲,那些在医疗过程中的痛苦。他的那些要好的哥们同学们,一次次地去医院看他,就是想让深深的情义通过相握之手,传递到他的身体里。

我们其实都是这样活着的活在相识者的心里而肉身在与不在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是卓松盛诗歌里的结尾。蔡万麟的《悼宏伟》,只有四句:温良恭俭让,千古只一人。莫道君行早,先开众妙门。“同窗研读,精诚学术,长思当年沪上行故事;执手往来,和乐音容,岂料今日都中成永诀。”——全班同学的挽联。

哈佛读博士期间,得到导师费正清教授支持,给他一笔钱去欧洲游学。第一站是英国剑桥,为了收集博士论文中关于徐志摩研究的材料;而首次欧游历程的最后两站就是戴望舒曾经游学过的法国和西班牙。



牙。1968 年到法国,自然赶上了各种风潮云涌;他为了美食,特意又从巴黎跑到了里昂。“特别到里昂参观了‘中法大学’,收集了一些关于勤工俭学的资料,但又不敢贸然从事相关研究。”和欧梵老师聊起此次我到里昂参加关于中法大学研究的学术会议,他特意又和我说起,当年还和一位中国女士谈起档案材料——我想,难道欧梵老师见到的,会是开创里昂三大中文系、著名旅法音乐家李树化的女儿、林风眠先生的义女李坐生女士吗? 倘若如此,那会是多么有意义的一次相遇!

里昂人情浓厚,给旅者一种宾至如归的归属感。难怪曾在此地居住的学者,用各种方式纪念这座独特的城市。曾在中法大学就读的常书鸿先生,就用索恩河把出生在此河畔的女儿命名为常莎娜。我的一位老同学在此地求学六年,目前在京城任教,给女儿取名为罗讷。此次来开会,专门取了罗讷河水,给小姑娘带回去她名字来处的风土人情。